

日本恐怖小说大师最新力作

# 眼睛

アイズ

铃木光司

著

曹宇 怀念译

珠海出版社





# 眼睛<sup>アイズ</sup>

铃木光司 著

曹宇 怀念 译

珠海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眼睛/(日)铃木光司著;曹宇,怀念译. —珠海:珠海出版社,  
2009.5

ISBN 978 - 7 - 5453 - 0229 - 5

I. 眼… II. ①铃…②曹…③怀… III. 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 
日本 - 当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59606 号

广东省版权局图书版权登记号:19 - 2009 - 008

EYES by Kouji Suzuki

©2005 Kouji Suzuki

All rights reserved.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., Ltd  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., Ltd  
Through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.

## 眼 睛

[日]铃木光司 著

曹宇 怀念 译

责任编辑:张继业

装帧设计:冯建华

出版发行: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珠海市香洲区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

电 话:0756 - 2639330 邮政编码:519001

网 址:www. zhCBS. net

E - mail: zhCBS@ zhCBS. net

经 销: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广东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:7 字数:140 千字

版 次:2009 年 5 月第 1 版

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 ~ 8000 册

书 号:ISBN 978 - 7 - 5453 - 0229 - 5

定 价:1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## 挥之不去的恐怖氛围

——《眼睛》读后

叶 笛

沉寂6年之后，日本超级恐怖小说大师铃木光司回归恐怖文坛，为全世界数不清的“凶铃”迷们写出了新作——短篇小说集《眼睛》。自1999年出版《午夜凶铃4：贞相大白》之后，这位东方的恐怖大师似乎从恐怖小说界功成身退了。他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明暂时放弃恐怖小说的原因：“那段时间，我基本上写一些海洋小说之类的表现男性力量的故事。我说过不再写恐怖小说，是想扩展表现的领域，免得被人们贬为单一的恐怖小说家。”原来恐怖作家也有胆小害怕的事。

对于6年之后的“恐怖”回归，铃木光司称，自己仍想为提高日本恐怖小说的整体水平做出贡献。他说，每位读者心中都有一片“恐怖地带”，作家要做的就是如何以小说为催化剂，来激活这片恐怖地带，释放读者的恐怖情绪。他说：“想象自己遭到手持斧子的人追杀，比活生生地出现奇异的怪物更让人觉得恐怖。恐怖的本质恰恰就在于想象力。”高质量的恐怖小说能够刺激读者的想象力，进而给大脑提供营养，这就是铃木光司对于恐怖小说的全新认识。

在世界级当代恐怖作家行列中，有两位大师级的作家不能不提：一位是美国的斯蒂芬·金，一位就是铃木光司。现年62岁的斯蒂芬·金被评论界誉为“现代恐怖小说大师”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历年的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上，总能找到他创作的小说的名字。他是当今世界上读者最多、声名最大的恐怖小说家。而比他小

10岁的铃木光司，仅凭借1991年出版的《午夜凶铃》一书，当年就获得销量突破百万册的佳绩。加上之后《午夜凶铃》相继推出的续集三部，四部图书均登上日本各大畅销书排行榜，在日本乃至全亚洲引发“阵阵凶铃热潮”。其作品被东西方评论界公认为“极度恐怖与极限想象完美结合”的现代恐怖科幻小说典范。

虽然有介绍说，铃木光司在看了斯蒂芬·金的所有小说之后，说，没什么特别恐怖的嘛，我可以写得更恐怖，让那些美国佬也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恐怖。于是，他写出了《午夜凶铃》系列——的确很恐怖，而且恐怖得让人抓狂。但我还是要说，两位恐怖大师的写作风格迥异，水平均为一流，尤其是他们两位擅长营造恐怖气氛的思路是一致的。

看完铃木光司这本包含八篇恐怖短篇小说的《眼睛》，我的第一个感觉仍是他作品中所展现出来的挥之不去的恐怖氛围。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主人公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怪异事件，在作者的精心安排下，用寻常的语气娓娓道来，似乎只是在讲一个个故事，但是不经意间，从书中透出一股寒气，让读者感受到莫名的压抑和冷森森的凉意。

在《记号》中，通过一个活得极不开心的女孩子的叙述，读者跟着一起感受门外谜一样的神秘人留下的记号；在《出租车》中，刚失去丈夫的样子还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，一辆出租车向她驶来，坐在出租车上，她的心情跌宕起伏，悲情展开；而《眼睛》的布局最为奇巧，为什么会有不该死的人横尸屋内呢？谜一般的开始和结束，读者从心底升起的岂止是寒栗。

正如有网友评论的那样，铃木总不会让人失望的。他准确地把握现代社会生活的脉搏，把人们面临的生存压力、人际交往障碍、情感困惑等加以提炼、深化，从极为普通常见的生活故事和人物关系中，挖掘恐怖小说的元素，作品不靠血淋淋的细节描述，而极力营造一种恐怖氛围，以此来拨动读者内心最为脆弱的那根弦，并由此带来共鸣，这大概是铃木小说的高明之处吧。

# 目 录

推荐语 / 1

出租车 / 1

打 桩 / 25

眼 睛 / 54

记 号 / 80

柏 树 / 108

夜光虫 / 132

钥匙孔 / 146

瞭望塔 / 176

铃木光司作品出版表 / 212



手机不仅仅是她和逝者  
联系的唯一方式……

这天傍晚，祥子上出租车的时候，车正停在跨越目黑川的桥上。

从大鸟神社出来，在去地铁站的途中，出乎意料地下起了雨来。祥子抬头望着天空，想确认一下这雨会不会越下越大。这时，一辆出租车经过她的身边，不知怎么就停了下来。祥子抬头仰望天空时，为了避开雨滴用手遮挡了一下，也许在她放下手时，出租车司机误以为是在招手叫车，才把车停了下来吧。

祥子吃惊地用手捂住了嘴巴：

“噢？”

可也只是一瞬间的犹豫，祥子便像是接受了邀请，坐进打开了门的出租车，她说出了一个青山二丁目附近的地址。

如果不是下雨，祥子并不打算坐出租车。

不知道司机有没有听到祥子所说的目的地，没有作出任何回答，就发动了汽车。



司机好像即使不问也知道目的地似的开着车，靠在后坐椅背上的样子，不由地从侧后面瞟了一下司机的侧影。

戴着眼镜的司机看上去只有三十岁左右，借着路灯灰暗的亮光，他那剃得干干净净的左颞泛着青光十分显眼，但是并不能看清他的表情。他穿着格子衬衣，外面还罩着件毛衣，打扮得非常清洁利索。而戴着的那顶帽子的帽檐给眼睛周围投下了一团阴影。因为是通过后视镜在看，由于角度关系，镜子的大部分都被帽檐占据了，看不见他的脸。耳根到脖子的线条非常纤细，在异常苍白的皮肤下可以看见突出的血管。这个侧影让人感到这个人似乎有些神经质。

样子并不想说出自己的不满，她是那种即使想说也说不出口的性格。为了转变一下气氛，样子换了一个姿势，将脸靠近了车窗，看着渐渐暗去的街道。现在正是一年中白天最短的季节，刚过了5点，夜幕已经降临了。刚开始下起的雨滴，将路面打得湿漉漉的。

特别是最近这一个星期，总是感到夜晚来得特别早。以一个星期前的晚上9点47分为界线，夜晚所代表的意义有了彻底的变化：在那以前，长长的黑夜同样也延长了夜晚所带来的快乐，那浓浓的、长久的快乐。但是现在，黑夜所带来的就只有寂寞。特别是下着雨的夜晚，让人厌恶。

这时，橘黄色的亮光照了过来，一瞬间车厢里被照亮了——出租车驶进了目黑隧道。

从目黑车站附近去青山二丁目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：一条

是经过目黑大道，沿着首都高速往左、经过外苑西道北上的路线；另外一条是沿樱田大道北上，穿越六本木隧道的路线。走哪一条路都可以，所以祥子把选择权交给了司机，再说本来司机也没打算问什么。从经过白金台国立自然教育园后又进入隧道来看，司机是选择了走外苑西道北上的路线。

出了隧道到了第二个信号灯前，因为是红灯，出租车停了下来。这时在车的左边，可以看见广尾医院的大门。

1968年10月将近结束的时候，祥子就出生在这个医院里。因为大妈是这家医院的护士，可以有一些照应，所以妈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家医院来生自己的第一个孩子。

其实，这是一次根本没有必要住进大医院的顺产，祥子也从来没有得过什么大病。两个星期前她度过了35岁的生日。

信号变成了绿灯，就在司机将要踩油门的时候，手机响了。不是祥子的，而是放在驾驶台储物箱里的司机的手机。手机的音乐单调而伤感，像是一首古老的歌。祥子不记得听过这个曲子。

现在的祥子无法忍受在车里响起的手机声，这让她联想起一星期前的那次事故。

快让音乐停下吧！

就在祥子的身体变得僵硬起来的时候，司机看都不看一眼手机屏幕上显示出来的号码，一下子切断了电源，然后漫不经心地将手机扔回了储物箱。他的行为表明他不用看就知道对方是谁，而且已经决定无视这个电话，表情也显得非常冷漠。

广尾车站前的道路，因为傍晚起开始下的雨显得有些拥挤，在走走停停的出租车里，祥子的心仿佛和着车的节拍，紧一阵慢一阵地跳动着。

她把手伸进了手提包，想从里面拿一条手绢，无意间抓住了一根吊带，把手机也一起带了出来。

如果没有这个东西……

雨夜、还有手机，祥子紧紧地握着这个让她痛恨的东西，却不由自主地按下了留在手机里的、来电号码本里的号码。来电号码和已拨号码排列着的都是同一个电话。

即使是做梦也好，你就接一下电话吧……

祥子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，他的脸又浮现在眼前。

不知道从那以后，他的手机怎么样了。因为经常要在室外工作，他一直使用着防水型的手机。如果不是因为撞击而损坏了的话，那么即使是暴露在大雨里，也不会影响手机的性能。只是这一个星期一直处于待机状态的话，不知道电池还有没有电。

祥子带着一丝好奇，按下了按钮。马上她听见了呼叫的铃声。这个星期以来，试着拨这个电话号码这还是第一次，从来没有想过要试一下。

手机好像并没有坏，只是，它究竟在哪里响着呢？汽车中没有找到手机，装在纸板箱里的遗物也只是一些他工作时的照相机和附属器材。激烈的撞击使得前挡风玻璃被撞得粉碎，可能手机就是在那时飞出了车外。这样的话，他的手机现在正

## 眼 睛

在房总半岛西侧的正中央、国道 127 号线进入山路前的附近的草丛里，正在不停地颤动着，而流淌出来的音乐是他所喜欢的那首《我愿变成风》。

呼叫的铃声在响了 4 次以后，变成了女子的声音：

“现在为您转接语音信箱。”

马上一个男人的声音响了起来：

“你好，我是久保田智彦，我现在无法接听电话，有需要的话请留言。”

祥子一下子停止了呼吸，来不及去抵抗，和他一起度过的日日夜夜，如同电影一般，在她的眼前回放起来。这个声音不知道曾经多少次在自己的耳边述说爱的蜜语；这嘴唇曾经给予过的爱抚，与其说记在了脑海里不如说是印在了自己的每一寸肌肤上。而今一切都只能是回忆，现实中再也不能触摸到他的身体了。

霎时，祥子的眼泪夺眶而出，泪珠滴落在她左手握着的手提包上，发出“嗒嗒”的声音。

“嗯……”

祥子轻轻的呜咽声漏了出来，她赶紧缩到了反光镜看不见的死角里，用手绢捂住鼻子，极力地控制住不停地颤抖着的身体。祥子朝司机望去，司机似乎没有感觉到任何异常，稳稳地坐着，也没有要回过身来的样子。

语音信箱里智彦的声音，一遍一遍地重复着。

“……我现在无法接听电话……”

如果什么时候你又能接听电话的话，不管让我打多少次我都愿意！

但是，永远，一直到永远你都无法接电话了，不是吗？

祥子将自己的哭诉声强咽了回去。

这时，出租车在广尾的十字路口右拐，开进了有栖川公园边的小路。为什么要走这样的小路呢？祥子觉得出租车似乎有些偏离了她要去的方向。

2

和久保田智彦的初次相见是在两年前的夏天。地点就是现在出租车正在经过的有栖川公园旁的小路。

那天，祥子到南麻布的丈夫家拿婆婆赴欧洲旅行带回来的鱼子酱，出来后正朝着广尾车站的方向走着，那是一条长长的下坡道。

夏天的午后，几乎看不见行人，只是在对面很远的前方，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男人，正蹲着身子，从一个打开着的箱子里往外拿着什么。男人的上方是公园里伸展过来的茂密的树枝，知了在那里叫得特别响亮。

“我带来了儿子最喜欢的鱼子酱，你来拿一下吧。”

被婆婆叫去后才知道，拿鱼子酱只不过是一个借口，婆婆的本意还是那件事：想尽快抱上孙子。婆婆不停地责备着，结婚已经三年了，为什么还不生孩子？最后甚至说她的朋友认识

一位专门治疗不孕症的专家，好像已经认定没有生育是因为祥子在生理上有缺陷。而祥子只能暗暗地在心里反抗着：你那有着恋母情结的儿子我连碰都不想碰。终于就在 10 分钟前，祥子以还有其他事为借口，逃离了唠叨不停的婆婆家。夏天的炎热加上被婆婆责备后的委屈，祥子整个人像是被击垮了似的，无精打采地走着。这时从背后看来，祥子一定如同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。

恍惚中，祥子不知道是不是听见了摩托车驶近时的引擎声，突然身边传来了两声巨大的爆裂声。紧接着，祥子感到自己的右肩像是被人用力地朝前拉了一下，她并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一阵疾风伴随着马达的轰鸣声，一台坐着两个人的摩托车飞驰而去。坐在后座上的男人，手里拿着一只路易威顿的手提包，高高地举过了头盔。这时，祥子才恍然大悟：自己遭到抢劫了。

“救命啊！”

醒悟过来的祥子大声地呼救着。

“抓强盗！”

这时一直蹲在对面人行道上的男人站了起来，他快速地从打开着的箱子里拿出了照相机，端起来对着疾驰的摩托车，不停地按着快门。祥子交替地看着离去的摩托车和按着快门的男人，渐渐地，她的视线停留在了手拿相机的男人的身上。

原以为男人穿着黑色的衣服，其实，黑色的是他穿着的皮裤，他的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的 T 恤。男人转动着上半个身子，

用一种一定不让坏人逃跑的气势，迎着摩托车不停地拍着。他那“咔嚓咔嚓”按着快门的身姿，有着一种猎人对着猎物射箭时的强悍。祥子仿佛也看见了他从取景器里看到的情景。

骑着摩托车逃跑的两个强盗，尽管戴着头盔，还用胶布贴住了车牌号，警察还是依据照片所提供的线索，在一个星期后将犯人抓获了。

在到警察局取回被抢的手提包时，警察告诉祥子，那个拍照片的男人叫久保田智彦。那天身为职业摄影师的他为了拍摄一组名为“在都市中心鸣叫的蝉”的照片，来到了有栖川公园。偶然，他目睹了祥子被抢的现场情景。

祥子打去了感谢的电话，想不到智彦居然记得祥子的模样，而且马上提出，让祥子当他摄影的模特儿。就在祥子吃惊地不知如何回答时，他坦白地说，其实自己在马路的对面，一边组装着照相机，一边一直用眼睛的余光打量着祥子。

“看着你无力地走下坡道、沐浴在阵阵蝉声中的身影，一种夏天的风情飘荡而来，使我怦然心动。”

几乎是第一次见面，就说这样的话，祥子感到这个男人似乎有些轻浮，可是自己就是无法忘记他追着猎物时的样子。于是祥子同意了他的请求，就这样他们的交往开始了。

从女子大学的文学部毕业，当上了“丸之内”的“白领”，

然后根据母亲的安排，和只见过几次面的、毕业于一流大学的一位银行“精英”结了婚。像这样平凡地生活着的祥子，应该不可能有和像智彦这样的男人认识的机会的。在祥子夫妇的朋友中，从来就没有一个这种类型的人。

智彦因为无证驾驶摩托车在高中时被勒令退学，他一边打工一边在摄影专门学校学习摄影技术。毕业后先在一家出版社担任专职摄影师，后来成为独立的专业摄影记者。他曾经深入中东地区冒着战火进行摄影报道，因此在摄影界也算得上是知名人士。在两个人约会的时候，智彦经常会带祥子去一些具有民俗风格的怪异的地方，那里的客人也都是些不明国籍的人。每次，当祥子被带到那些以前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、被介绍给一些从来都不可能认识的人时，祥子总会感到自己血管里的血在沸腾。不管有过多少次海外旅游的经历，都不会像现在跟着智彦那样，见识到这样异样的风情，也从来没有过这样蠢蠢欲动的感觉。智彦的人脉很广，一次，一个以前曾经是雇佣兵的男人，毫不忌讳地挽起他那肥大的丝光裤子的裤腿，露出被地雷炸断了的大腿根部，朝着他们笑着眨眼睛。而那个作为保镖和智彦一起去阿富汗摄影的男人，则会拍着智彦的肩膀，称他为最棒的朋友。

三年前离婚时智彦 39 岁。也许是因为必须支付两个孩子的抚养费，他带祥子去的地方都很便宜。那些高级的地方反而不适合他，他没有一件可以去那种场合的服装，所以想去也去不了。



中等个子、身体结实的智彦，非常喜欢穿皮革的衣服，而且颜色一定是黑的，从来没有见过他穿颜色鲜艳的服装。他那遮住了下半张脸的胡子，并不是随意地任它生长的。虽然那一头如同和尚般近乎光头的短发是他自己随手修剪的，胡子却是每周一次在固定的理发店里精心打理。他常年保持着同样长度的胡子，一旦模特儿的动作让他觉得不满意时，他会用手指轻轻地顺着下颚往脸颊上方抚摸着。

智彦的手指是一个标准的摄影师的手指，细细长长的，非常柔和。按快门或者抚摸着胡子的时候，就像是和着他思考的节奏，手指会上下左右不停地舞动。

第三次约会的时候，祥子有一种预感：今晚智彦将带领她跨越那一条防线。对于这样一个无法预料的男人，一旦他想进行强制的行为，祥子根本没有能够抵御他的办法和信心。祥子只有抱着顺其自然的想法，跟在智彦的身后。但是，这天智彦因为突然有约，吃完晚饭后马上就放祥子走了。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，祥子感到了一丝失落。她默默地乘车回到了在天佑寺的公寓。

并不是祥子强烈地渴望着婚外情。在和女性朋友们闲聊的时候，每当涉及婚外情的话题，祥子也总是站在持反对意见的一方。和祥子生活环境相同的那些家庭主妇们，不知道是真心还是虚伪，大家都对婚外情抱着厌恶的态度，对那些明星们的绯闻更是嗤之以鼻。聊到最后，大家总是在决不能容忍丈夫的外遇这件事上结成同盟。往往在说话的途中，祥子就跟不上她